

欽定舊唐書

卷百九
十八之
二百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

西戎

泥婆羅

党項羌

高昌

吐谷渾

焉耆

龜茲

疎勒

于闐

天竺

罽賓

康國

波斯

拂菻

大食

泥婆羅國在吐蕃西其俗剪髮與眉齊穿耳揷以竹筩
牛角綴至肩者以爲姣麗食用手無七箸其器皆銅多

商賈少田作以銅爲錢面文爲人背文爲馬牛不穿孔衣服以一幅布蔽身口數盥浴以板爲屋壁皆雕畫俗重博戲好吹蠡擊鼓頗解推測盈虛兼通曆術事五天神鑄石爲像每日清水浴神烹羊而祭其王那陵提婆身著真珠玻璃車渠珊瑚琥珀纓絡耳垂金鈎玉璫佩寶裝伏突坐獅子牀其堂內散花香大臣及諸左右並坐於地持兵數百列侍其側宮中有七層之樓覆以銅瓦欄檻楹枳皆飾珠寶樓之四角各懸銅槽下有金龍激水上樓注於槽中從龍口而出狀若飛泉那陵提婆之父爲其叔父所篡那陵提婆逃難於外吐蕃因而納

焉克復其位遂羈屬吐蕃貞觀中衛尉丞李義表往使
天竺塗經其國那陵提婆見之大喜與義表同出觀阿
耆婆沱池周廻二十餘步水恒沸雖流潦暴集爍石焦
金未嘗增減以物投之卽生烟焰懸釜而炊須臾而熟
其後王玄策爲天竺所掠泥婆羅發騎與吐蕃共破天
竺有功永徽二年其王尸利那連陀羅又遣使朝貢

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也魏晉之後西
羌微弱或臣中國或竄山野自周氏滅宕昌鄧至之後
党項始強其界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雜春桑迷桑等
羌北連吐谷渾處山谷間亘三千里其種每姓別自爲

部落一姓之中復分爲小部落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騎不相統一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擒氏拓拔氏而拓拔最爲強族俗皆土著居有棟宇其屋織犂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俗尚武無法令賦役其人多壽年一百五十歲不事產業好爲盜竊互相凌劫尤重復讐若讐人未得必蓬頭垢面跣足蔬食要斬讐人而後復常男女並衣裘褐仍披大犢畜犂牛馬驢羊以供其食不知稼穡土無五穀氣候多風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求大麥於他界醞以爲酒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婦淫穢烝褻諸夷

中最爲甚然不婚同姓老死者以爲盡天年親戚不哭少死者則云天枉乃悲哭之死則焚屍名爲火葬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自周及隋或叛或朝常爲邊患貞觀三年南會州都督鄭元璫遣使招諭其酋長細封步賴舉部內附太宗降璽書慰撫之步賴因來朝宴賜甚厚列其地爲軌州拜步賴爲刺史仍請率所部討吐谷渾其後諸姓酋長相次率部落皆來內屬請同編戶太宗厚加撫慰列其地爲岨奉巖遠四州各拜其首領爲刺史有羗酋拓拔赤辭者初臣屬吐谷渾甚爲渾主伏允所睚與之結婚及貞

觀初諸羌歸附而赤辭不至李靖之擊吐谷渾赤辭屯
狼道坡以抗官軍廓州刺史久且洛生遣使諭以禍福
赤辭曰我被渾主親戚之恩腹心相寄生死不貳焉知
其他汝可速去無令污我刀也洛生知其不悟於是率
輕騎襲之擊破赤辭於肅遠山斬首數百級虜雜畜六
千而還太宗又令岷州都督李道彥說諭之赤辭從子
思頭密送誠款其黨拓拔細豆又以所部來降赤辭見
其宗黨離始有歸化之意後岷州都督劉師立復遣人
招誘於是與思頭並率衆內屬拜赤辭爲西戎州都督
賜姓李氏自此職貢不絕其後吐蕃強盛拓拔氏漸爲

所逼遂請內徙始移其部落於慶州置靜邊等州以處之其故地陷於吐蕃其處者爲其役屬吐蕃謂之弭藥又有黑党項在於赤水之西李靖之擊吐谷渾也渾主伏允奔黑党項居以空閑之地及吐谷渾舉國內屬黑党項酋長號敦善王因貢方物又有雪山党項姓破丑氏居於雪山之下及白狗春桑白蘭等諸羌自龍朔已後並爲吐蕃所破而臣屬焉其在西北邊者天授三年內附凡二十萬口分其地置朝吳浮歸等十州仍散居靈夏等界內自至德已後常爲吐蕃所誘密以官告授之使爲偵道故時或侵叛尋亦底寧實應初其首領來

朝請助國供靈州軍糧優詔褒美其在涇隴州界者上
元元年率其衆十餘萬詣鳳翔節度使崔光遠請降寶
應元年十二月其歸順州部落乾封州部落歸義州部
落順化州部落和寧州部落和義州部落保善州部落
寧定州部落羅雲州部落朝鳳州部落並詣山南西道
都防禦使梁州刺史臧希讓請州印希讓以聞許之貞
元三年十二月初禁商賈以牛馬器械於党項部落貿
易十五年二月六州党項自石州奔過河西党項有六
府部落曰野利越詩野利龍兒野利厥律兒黃野海野
宰等居慶州者號爲東山部落居夏州者號爲平夏部

落永泰大曆已後居石州依水草至是永安城鎮將阿史那思昧擾其部落求取駝馬無厭中使又贊成其事党項不堪其弊遂率部落奔過河元和九年五月復置宥州以護党項十五年十一月命太子中允李寮爲宣撫党項使以部落繁富時遠近商賈齎貨入貿羊馬至大和開成之際其藩鎮統領無緒恣其貪恠不顧危亡或強市其羊馬不酌其直以是部落苦之遂相率爲盜靈鹽之路小梗會昌初上頻命使安撫之兼命憲臣爲使分三印以統之在邠寧延者以侍御史內供奉崔君會主之在鹽夏長澤者以侍御史內供奉李鄠主之

在靈武麟勝者以侍御史內供奉鄭賀主之仍各賜緋魚以重其事久而無狀尋皆罷之

高昌者漢車師前王之庭後漢戊巳校尉之故地在京師西四千三百里其國有二十一城王都高昌其交河城前王庭也田地城校尉城也勝兵且萬人厥土良沃穀麥歲再熟有蒲萄酒宜五果有草名白疊國人採其花織以爲布有文字知書計所置官亦採中國之號焉其王麴伯雅卽後魏時高昌王嘉之六世孫也隋煬帝時入朝拜左光祿大夫車師太守封并國公仍以戚屬宇文氏女爲華容公主以妻之武德二年伯雅死子文

秦嗣遣使來告哀高祖遣前河州刺史朱惠表往弔之
七年文泰又獻狗雄雌各一高六寸長尺餘性甚慧能
曳馬銜燭云本出拂菻國中國有拂菻狗自此始也太
宗嗣位復貢玄狐裘因賜其妻宇文氏花鑲一具宇文
氏復貢玉盤西域諸國所有動靜輒以奏聞貞觀四年
冬文泰來朝及將歸蕃賜遺甚厚其妻宇文氏請預宗
親詔賜李氏封常樂公主下詔慰諭之時西戎諸國來
朝貢者皆塗經高昌文泰後稍壅絕之伊吾先臣西突
厥至是內屬文泰又與葉護連結將擊伊吾太宗以其
反覆下書切讓徵其大臣冠軍阿史那矩入朝將與議

事文泰竟不遣乃遣其長史麴雍來謝罪初大業之亂中國人多投於突厥及頡利敗或有奔高昌者文泰皆拘留不遣太宗詔令括送文泰尚隱蔽之又尋與西突厥乙毘設擊破焉耆三城虜其男女而去焉耆王上表訴之太宗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問其狀十三年太宗謂其使曰高昌數年來朝貢脫畧無藩臣禮國中署置官號準我百僚稱臣於人豈得如此今茲歲首萬國來朝而文泰不至增城深塹預脩討伐日者我使人至彼文泰云鷹飛于天雉竄于蒿貓遊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豈不活耶又西域使欲來者文泰悉拘留之又遣

使謂薛延陀云旣自爲可汗與漢天子敵也何須拜謁其使事人闕禮離間隣好惡而不誅善者何勸明年當發兵馬以擊爾是時薛延陀可汗表請爲軍向導以擊高昌太宗許之令民部尚書唐儉至延陀與謀進取太宗冀其悔過復下璽書示以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稱疾不至太宗乃命吏部尚書侯君集爲交河道大總管率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及突厥契苾之衆步騎數萬衆以擊之時公卿近臣皆以行經沙磧萬里用兵恐難得志又界居絕域縱得之不可以守競以爲諫太宗皆不聽文泰謂所親曰吾往者朝覲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

非復有隋之比設今伐我發兵多則糧運不給若發三萬以下吾能制之加以磧路艱險自然疲頓吾以逸待勞坐收其弊何足爲憂也及聞王師臨磧口惶駭計無所出發病而死其子智盛嗣立旣而君集兵奄至柳谷進趨田地城將軍契苾何力爲前軍與之接戰而退大軍繼之攻拔其城虜男女七千餘口進逼其都智盛移君集書曰有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咎深譴積身已喪亡智盛襲位無幾君其赦諸君集謂曰若能悔禍當面縛軍門也又命諸軍引衝車拋車以逼之飛石雨下城中大懼智盛窮蹙出城降君集分兵掠地下其三郡五縣

二十二城戶八千口三萬七千七百馬四千三百匹其
界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先是其國童謠云高昌兵
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廻手自消滅
文泰使人捕其初唱者不能得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
設通和遺其金帛約有急相爲表裏及聞君集兵至欲
谷設懼而西走不敢救君集尋遣使告捷太宗大悅宴
百寮班賜各有差曲赦高昌部內從軍兵士已上父子
犯死罪已下碁親犯流已下大功犯徒已下小功總麻
犯杖罪悉原之時太宗欲以高昌爲州縣特進魏徵諫
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夫婦先來朝謁自後數月商胡

被其過絕貢獻加之不禮大國遂使王誅載加若罪止
文泰斯亦可矣未若撫其人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民
威德被於遐外爲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爲州
縣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每及交番死者十有三
四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
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
未見其可太宗不從竟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西都護
府留兵以鎮之初西突厥遣其葉護屯兵於可汗浮圖
城與高昌相影響至是懼而來降以其地爲庭州於是
勒石紀功而旋其智盛君臣及其豪右皆徙中國麴氏